

五常文史资料

第三辑

(内部资料)



政协五常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目 录

打盐商农民运动·····	于 赫 (1)
回忆于琛猷片断·····	于 赫 (7)
我所在的黄埔学校·····	高家振 (11)
伪五常街街长吕世达二三事·····	陈维谦 (18)
抗联十军袭击山河屯·····	陈维谦 (20)
孙大驷子屯战斗·····	陈维谦 (23)
五常县城保卫战·····	陈秀英 整理 (26)
解放初期的五常县独立团·····	陈维谦 (31)
五常荣校部分伤员闹事始末·····	陈秀英 整理 (36)
五常县的匪患与剿匪·····	李茂森 孙剑飞 王奉三 (41)
召开农工会 煮熟“夹生饭”	
——五常县土改史略·····	肖君山 (60)
一心求解放 甘愿洒热血	
——毛泽东勋章获得者李斗燮·····	李志新 (82)
弘扬佛法在海外	
——记长居美国传教的宣化上人·····	白淑云 (96)
艰巨的工程 显著的效益	
——龙凤山水库在多次受挫中建成	
·····	吕德修口述 孙泽富整理 (106)
七道河子的治理·····	于德清 (118)

打盐商农民运动

民国年间，五常县商贾乘食盐紧缺之机，垄断居奇，高利盘剥，激起了群众的愤慨，掀起一次有名的“打盐商”运动。这次运动虽未波及全国，但革命浪潮却遍及五常境内，影响毗邻市、县，甚至更广。

现将其梗概略述如下：

我是1915年2月5日生人。据我老人讲，“打盐商”时我刚出生。大约事件发生在民国四、五年间。又据我八十岁的胞兄说，“打盐商”时，他刚记事。记得“打盐商”头一天夜间许多人住在我家，恍惚记得爷爷说的话有：“大清国铁打的江山都被推翻了，小小的盐商算个什么！”这次具有革命性的群众运动，究竟发生在哪年呢？我特地走访了参加过“打盐商”的一位九十二岁的老人，那年他十九岁。他说：“事情发生在民国五年。”

第一发起人正是笔者的祖父于九畴，字锡藩（1866—1925），清末武秀才、文贡生。考中贡生时，派为江苏省武职。正他我曾祖卧病垂危，继而逝世。始终在旧礼教忠孝不能双全的束缚下，守孝三年未敢出任。我祖父善于辞令，长于排难解纷，因而声名昭著于五常、榆树、双城等县。急人之所急，是他老人家的习性。我祖父常说：“什么请仙、化缘，无非要钱就是了！”他老人家又说：“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富贵不他淫，贫贱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大丈夫当如是也。”他又说：“孙文一向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清朝曾给李鸿章上书提倡政治改革。李鸿章认为孙文是小人物，置之不理。孙文发起辛亥革命，把帝制推翻了。孙文跟我同岁，和他一比，真是相形见绌，自惭形秽！”足见他老人家有不平凡的抱负。“打盐商”运动，正是他老人家基于上述思想，急公好义，见义勇为的高尚情操的具体表现。

民国年间，交通十分不便，当时五常不仅没有铁路，连汽车也看不见，商人大量雇用乡村大车办货。常去的地方有船厂（吉林）、宽城子（长春）、下号（哈尔滨）。富裕人家有七套马车，也可以串联结伙去上述三个地方办货。贫困人家就望洋兴叹了。

外出购买的商品种类很多，棉花、布匹、服装、油、盐、食品等不一而足。其它物品都可以暂时不买或少买，唯独咸盐贫富都得用。富人冬季出车时，手中有余钱可以先买来存放。无钱的贫困户只能下酱前多方筹资买盐。下酱有季节性，多数在四月间。盐商之所以为奸，就是针对这个普遍性的焦点时机而投机的。

“打盐商”的上一年，初期盐价平稳，后期咸盐显然见少，骤然奇缺，盐价猛涨。满街到处有人打听，哪处盐店还有盐，上街买盐的人，络绎不绝。盐商们不约而同地心中盘算：现在若有盐不是独家买卖吗？拿起算盘一拨，涨价后的咸盐比以往盐价多出好几倍。于是心怀鬼胎，互相勾结，下了狼狈为奸的野心，便于次年囤积居奇。奸商万万没预料到上一年后期盐价忽涨时，群众议论纷纷：来年盐价再涨，非打这些奸商不可！

不出所料，翌年的咸盐年初就涨价了。农民群众纷纷向我祖父汇报。我祖父说：“奸商利图，唯恐穷人之不死！”还有人问：“去年你不说打吗？”“对，我现在仍然说打！你们捧我吗？”大家异口同声说：“捧！”我祖父说：“众人捧柴火焰高，听我信吧！”群众散后，自己喟然叹道：“张子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外。”沉思良久。于是伏案提笔撰写檄文。

次日，特地去家东七里许的七星泡串通于七爷、子八爷哥俩。于七爷是大户于家的当家人，敢说、敢做、敢出头，当场三人议定，于七爷到现场指挥，正中他锋芒早欲外露的意愿。我祖父负责撰写檄文，插鸡尾翎为标志，且做后阵催行工作。布置的路线是：从我祖父开始，传到我家西南二里许的田秀才家（田秀才是我曾祖父的学生），由秀才田富认真负责传到腰贡、前贡、北贡（即现在的长山和兴盛乡），三处拨贡人家是我王大姑的翁姑家及其家属。最后传到姜泮侯家。姜泮侯常来访我祖父，都是一呼即应的友好，我祖父发动运动且做后盾工作何难之有？

这些人联合在一起后，形成了核心力量，便共同宣言：

吾等八人鉴于贫困人家下酱难问题，联名发起“打盐商”运动。深望在册者八名世家，平时见重于乡里，必要时应有益于乡里。请阅览檄文意旨所在，至发起人之自己名下签字化押，以示追认立场，幸勿见却。并按发起人前后顺序火速传递！更请相邻二家，见面交待清楚区域划分界限，万勿粗心大意遗漏任何一家，万勿囿于成见冷淡任何一家。但确属五常城内某家盐商至亲之戚莫逆之友者除外。至于老弱病残者以及其他原因碍难直接参加运动者人家，请各位贤达

之士，利用善之有素之机智灵感，特殊情况作权宜安排。务使有事运动前迟早周知，有利运动后多少均沾。切勿运动前因筹划之不足，运动后产生向隅之泣者。特此相约，虔诚祈望共同遵照全执行。

其羽檄全文如下：

兹订于癸丑年四月某日掀起“打盐商”运动。凡是五常居民青壮年华者，不论贫富闲忙，务于当日早晨卯时，五常五门开放时，抢进城内，围攻各个盐商铺口，关门者砸门，锁库者砸锁，达到抢盐方便为目的。不准损坏其他门窗，或砸抢其他财物！对于拦阻者，实行合力扭打，直至放任为止。但在扭打当中，打伤者负伤责，打死者偿命。现场有七星泡于七爷指挥。此系祸有头，债有主，善后皆由于七爷负责理辩，与任何抢盐者无关。只须在运动中听喝而已。为此飞传快信。望准时参加群众运动，不特怠慢，切切之急！

在檄文上插一根鸡尾翎，因此叫“羽檄”，通常谓“鸡毛文书”，标志着既重要又快速的意思。

“鸡毛文书”是头一天日落开始飞传的。按原定计划先由我家开始，依次递传到田富屯、前贡屯、腰贡屯、北贡屯、姜泮侯家，再回传到七星泡屯。于七爷、于八爷兄弟二人连夜携带文书赶到我家。检查八名世家完全签字过的原文书及其各个回信，反映情况良好。于是又从长计议，责成于八爷次日寅时赶到船口，事先与船夫洽谈予以方便，并注意在急于摆渡中不要发生事故等。更着重地再度嘱意于七爷与群众，入城时不准手特棍棒铁器物品。严禁发生人身伤亡事故，不使好事中发生坏事。

在连夜飞传鸡毛文书过程中，每到一家通知消息时刻，

深得广大群众欢迎。有的正愁下酱难的迷信人家，忙给灶王爷上香说：“这下子可有着落了！”有的妇女一听说好消息到来，忙把孩子举起又紧紧地偎在怀里。还有的大人把“不用花钱买盐就能下酱，大酱不香吗”告诉孩子，孩子们拍手扭起秧歌来。并喊着：“过年了，过年了”据说流传很久的真情实感，千奇百怪，多种多样，如获至宝的欢声笑语，不一而足。

羽徽上订子当日早晨进城抢盐，有的人乐不可支，一宿没睡觉。有的找麻袋，补口袋，唯恐珍贵的盐粒漏掉。还有的人半夜就叫妻子做饭，妻子很不耐烦地说：“天还没放亮呢，忙的是啥！”男人说：“我给城东你娘家送信去！”妻子一听，忙不迭地把饭做好了。象这样给至亲、好友送信的事例，不知还有多少人呢。“打盐商”虽然先发动长山、兴盛两个地区，但是直接参加“打盐商”活动的人，来自五常县内各个角落。那天又正是五常集市日，有赶集的人巧遇，也都投入到翻腾腾的抢盐人群中了。有的人没有口袋，便把裤子脱下来装盐，各式各样的抢盐方式不一而足。可以说贫困人家巧逢其会的好时机，谁也不肯白白地放过去。

离县城近的人家，抢回一趟盐。又来一趟，一而再，再而三，三香五次，不知折腾多少回。盐商院更是乱哄哄的，正在这样高潮时刻，盐商把县知事（县长）鼓动出来了。抢盐群众因有现场指挥撑腰，谁也不怕他。县知事一看是熟人于七爷，于是央求他制止。于七爷一喊，翻江倒海般的人群，立刻风流云散了。

事后得知，长山、兴盛两个地区确有与县城盐商是至亲或至交者，但无一事先走漏消息，那就谁也不愿惹起众怒，

从当时的情景看，即使透露消息，外运也来不及。纵然外运了，必将遭到跟踪追击。

“一品官，二品客，官商通谋元宝垛成垛。”旧社会商人就是县官的财神。“打盐商”无疑是官犯了劫财。县知事明知我祖父幕后操纵，可是无事实证明，于七爷是现场指挥，有据可凭。于是暗中上报到船厂督军府。督军早就知道我祖父与榆树县太平川于家是同姓同宗。太平川老三大人是清朝户部尚书。我高祖于邦基是进士（现在北京史册上仍有记载），当时虽然满清政府已被推倒，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沾皇恩者仍有特殊照顾（如马不纳税等），七星泡于家与太平川同姓不同宗，认户家族。清朝翰林家也沾皇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未予严肃处理。仅叫于七爷在船厂通衢闹市的大街上蹲一蹲“秸杆狱”（注），以示羞辱了事。

“打盐商”农民运动，影响面广，震动很大。次年五常境内所有城镇盐商都不敢抬高盐价了。毗邻的舒兰、榆树、双城等县及其所属城镇盐价也都平稳，说明“打盐商”影响之大，以邻传邻，邻邻观望，莫不打骡子马也惊之感。

直至今日，曾经参加过“打盐商”的百岁来的老人记忆犹新，仍然兴奋得啧啧赞叹不已。有些比我还年青的人，一提“打盐商”来，都能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足见是一件流传既广又久远的大快人心事。

（于 赫）

注：据传，秸杆狱系用秫秸搭成牢房状，让不拟对其施以刑罚的罪人在里面略坐，以示服刑。此可谓“刑不上大夫”的例证。

回忆于琛澂片断

于 赫

我少年时代，对于于琛澂（绰号于大头）这个人，闻其名而未见其人。直至考上了伪满新京（现在的长春）法政大学时，既闻其声又见其人了。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见着他，也是不容易的事。时机是有一年日本天皇的二弟“秩文宫”殿下来伪满新京访问。溥仪虽然是陛下天子位，也得迎接日本的殿下臣子。连万民之首的“万岁”都出迎，何况治安部大臣呢！在高校的欢迎队伍中，只有我们法政大学和建国大学两个学校是举枪敬礼，且目迎目送殿下与陛下的同一车辆。其他大学九十度大鞠躬。绝大多数人不敢抬头。就是在这样不易获得的时机，对大臣无需敬礼的情况下，我才见过于大头一面。

篮球场上的偶然会见

伪满建国初期，一般是见不到伪中央官员的。伪满建国十周年纪念日，在伪满首都新京大同广场（即现在的斯大林广场）上，临时搭起一座庄严肃穆的高楼，届时伪满皇帝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向导下，登上了高楼台上。在那以后，伪中央的高级官员也不隐密了。在伪新京的大街上时常出现，并也常到公共集会的场所去了。有一次篮球赛最后一天，“法大”与“建大”两个高校争夺篮球冠军。赛前，我一眼瞥见治安部大臣乘汽车来到球场，坐在观众台上。并没设特席。开赛之前，我们“法大”球队持球入场，先在东篮自由

投篮，那是赛前练习。这时，这个于大臣也进场了，这位不速之客，拿起球来就投篮。同学们索性宁可停而不练，便任其投篮罢了。他连续投篮多次，不是球没投进网，就是偏离得远。他看看我们说：“这也不容易啊！”我有意识地接话说：“再不容易，也比抛手榴弹容易得多”。他说：“还是抛手榴弹容易！”我更进一步地接一段引子话说：“会者不难。就象韩信用兵一样，常获胜利，也是有诀窍的。”于是，我和他唠起来。我说：“韩信攻赵时，在井陉口摆的背水阵大破了赵兵。后来将领们问这里是什么道理，韩信回答说兵法里有‘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也’，诸将皆服。这就是作战时着重讲求生、死、存、亡之何从何去。背水作战的意义，就是被敌方追进水中，眼看‘必死’‘必亡’，如果为了‘脱死’‘脱亡’，就得敢于冲锋陷阵，或可‘有生’‘有存’。”他一听我说这么一段话笑了，问我：

“那你怎么不考军官学校呢？”我说：“我错了，我应该考军官学校，在您老的直接领导下，那该多好哇！”我继续又说：“我方才说的这番话，因为你是军事家，跟您谈军事是尊敬您，我在童年时代，祖父就向我们介绍过您，认为您不平凡”。于大头问我：“你是哪儿的人？”“五常县！”他又问：“在什么地方住？”我回答：“您的老家一七星泡西约七里许的佛爷庙！”“你是于锡蕃家的吗？”“是，正是我的祖父！”于琛激说：“你祖父文武双全，当年派到江苏任武官，只因你太爷去世，他守孝三年，始终没出任。清朝时代，武艺再高强，没文才也出不了任的……”。开始赛球的笛声一响，中断了我们俩的谈话，以后再没见过他的面。

于大头，因为脑袋长得大而得名。他的字叫险舟。从他

的“字”来看，他象是个唯心主义者。“于”和“鱼”同音。“险舟”是危险的船，若遇险而沉入水中，于可得水。更有一段事实，可资为证。他居住在佳木斯掌握三江平原地区的军权时，一度曾被派到伪满行政区划的热河省，他拒而不去。并说：“热河就象汤锅一样，鱼进汤锅还有好吗？”

孩提时候的恶作剧

于大头生长在一个典型的封建家庭里。他的七叔，是个好出风头、爱摆阔气、讲求排场的于七爷。于七爷是当家人，说一不二。在大家庭里，实行家长制的封建秩序。许多天真的孩子，在他的面前，稍有不规，不是打一顿就是骂一顿。孩子们的妈妈都烦他，敢怒不敢言。孩子们都怕他，不敢近前。可是于大头这个小孩子偏不听邪。号召一群孩子说：“咱们去治他一下！”那些孩子于昨说也不干。于大头说：“你们真是乏货，看我好好气气他！”于是照镜子画个鬼脸，先让孩子们看看，孩子们都笑了。他说：“我气他去！”有几个孩子劝他千万别惹祸！他说：“不惹祸，是乏货！敢惹祸，是能人，不怕鬼，不怕神，看看阎王他还有什么门？”于是，迳直地向他七叔住的房间走去。有的孩子连看都不敢看，有的孩子远远瞭高。他走到他七叔内室的门外，狠狠地一拉，把鬼脸探进大敞的门内高喊一声：“七叔！”他七叔应声喊道：“这是谁，混蛋！”他说：“是我，不提蛋！”他七叔直扑他来了。他说：“你打人，打不着，我跑得快。看！把你的脸都气青了。我是假鬼脸，你是真鬼脸，快回去照照镜子，‘阎王脸’可难看啦！”说完后，随着得意的笑声，连跑带颠地、拐弯抹角地无影无踪了。

于大头在大户于家比其他入之所以突出，也就是他与其

他人不一样，他具有敢于向封建专制家庭挑战的精神。他小的时候，身上有点“刺”，伪满时当了官，他在伪满中央军官中，只他一人平易近人，不摆架子，现在回忆起来，才明白他那样做是为了装扮自己。

于琛激的祖籍

于大头的家，原籍山东省登州府海阳县。我家原籍是山东省荣州府潍县，即今天的潍坊市。两家同一血缘的远祖在河北省，只是分支的不同。清穆宗同治8年，即公元1869年，两家约定来五常占荒地。120年间，两家代代相传，来往甚频。于禄阶任五常县长时，我祖父那时在五常西头路北彭家院内住。而在清朝时代，他家是翰林家，我家是进士家，两家有一条共同的纽带在牵引着。

他的死因不明

1945年端午节后，我因患伤寒病在五常住院数月。病体尚未完全康复，即返回长春。在继续休养期间，听说于大头早已死了。再三叩问其原因，多数人不知道。于琛激是治安部大臣，逝世应该大办丧事；全国皆知。为什么无声无息呢？有人说，于大头跟日本人在一起会餐，餐后，很短时间就死了。多数人猜想，是日本人在饭里投毒了，但得不到证实。于大头死后，时间不长，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光复了国土，于大头的死也就很少有人议论了。

注：于琛激，旧军伐。“九·一八”事变后，谄媚于熙洽和日本人，被委任吉林剿匪司令、总司令、上将第四军管区司令官、伪治安部大臣、将军府将军等职，死于1944年。这个汉奸因早死而逃脱了人民的惩罚。鉴于作者是五常县人，而于琛激的祖籍也是五常，现发表其轶事片断，是为文史。

我所在的黄埔学校

高 家 振

1984年6月15日，是黄埔学校建校六十周年。在北京首先成立了黄埔校同学会，做为发展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组织。随着形式发展，加速推动祖国统一的步伐，经中央批准，在1988年9月20日，相继在全国八个大区成立黄埔同学会之后，黄埔学校黑龙江省同学会，在省城哈尔滨宣告成立。

黄埔学校同学会的宗旨是：“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同学会会长徐向前元帅说：“黄埔校友遍及大陆、台湾及世界各地，是一支推动祖国统一的重要力量。”根据有关方面统计，在大陆有三万多人，台湾有两万多人，而目前在台湾军政界当权者，大都是黄埔校友。

鉴于五常县政协委员中，有几位是黄埔校友，有的委员在海外、台湾的亲属，也是黄埔出身。我以此拙文，献给想了解黄埔学校的同志们。

报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1948年5月间，我那年19岁，在沈阳一所公立职业高中念书。当时内战的炮火搅乱了正常的学习。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个人的出路与前程，加上从小受的旧式的教育，对国民党政权存有正统观念和抱有幻想，我报考了当时在沈阳招生的国民党中央学校。报考学生达三千多人，只招收六百名。我顺利通过了体检、口试和笔试，被录取了。这时东

北形势是：大部分地区都已解放，沈阳、长春、锦州也危在旦夕。我们这批新生，乘飞机离开沈阳到锦州，又乘海轮到上海之后，改乘江轮沿长江西上到重庆，最后到达学校校部——成都市北较场。我从此开始了军校生活。

入伍生阶级

出成都北行十八公里，便是四川旅游胜地——新都宝光寺。此寺最初建于唐朝僖宗年间，在清康熙年代，才扩建成现在规模的大寺院。因寺内有如真人一样大的五百罗汉而驰名于中外。军校的入校新生，叫做“入伍生”。首先要经过为期三个月的入伍生训练。训练营地就在宝光寺附近。我被编到二十三期入伍生总队一大队二中队。这是军校学生在学校期间受的最严格、最紧张、生活最苦的士兵训练。由于生活艰苦，体力消耗特大，有的新生因为吃不了苦而被淘汰或自动退学。训练的科目是，以操场和野外训练为主。从操场上徒手单兵制式教练到持枪的班、排、连的队列训练；野外战术的单兵摸、爬、滚、打到班、排、连的进攻与防御的战斗演习。最使入伍生头痛的要算军事器械操练，其要求非常严格。学生结业时，技术要达到规定的动作，如单杠要求学生会上车轮上；双杠要求会做两臂支撑倒立；木马会并腿跳。完不成规定动作者，星期天不放假，留在营房上“小操”。当时，条令称为“禁足”。我就因为体胖动作笨没有达到训练要求而被“禁足”过。这个学校有史以来不准学生吸烟。有的烟瘾大熬不住者，只好躲到厕所去吸。在这段时间里，古刹的暮鼓晨钟的响声、军营里的号角声、操场上的口令和脚步声，以及庙内几百名和尚的诵经声遥相应和，组成一支不和谐的“鸣奏曲”。我经受了三个月的体力与毅力的磨练以后，初

步实现了由“书生”到“丘八”的过渡。结业时，进行分科考试，根据自愿，我编入了步兵科，开展了本科阶段的学习。

“本科”学习阶级

成都，是西蜀帝都，是四川盆地的中心。历史上遗留下的东、西、南、北四个练兵用的“较场”，除了东较场外，其他三个“较场”都为学校的训练营地；北较场是本校校部首脑机关和步兵科驻地；西较场是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骑兵、化学兵等兵科驻地，统一称为特科总队；南较场驻有为学生作示范表演的训练营；另外还有“皇城”，也驻部分学生及校警卫团，著名的古迹“杜甫草堂寺”，军校也用其来做军械库。因此，当时的成都，军校地盘广，人员多，装备好，名声大，在四川可谓雄居一方。抗日战争时期，本校由南京迁到成都，经十多年经营、建设，俨然成为培养陆军军官的正规学府了。除这是本校外，全国各地还有十多个分校。

本科训练期间，我分配在建制为二十三期一总队步兵大队四中队，营地在北较场校部，这一段训练任务原订一年完成，因形势变化，要求半年完成训练科目。本科学生按中士发薪，伙食标准也提高了，这比“入伍生”阶段要好得多。训练内容是，在室内进行的基础课有：高等数学、普通化学、国文心理学、伦理学和外语等；军事学科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等；还有兵器学、地形学（测量学）；术科有：对各类步兵武器的实弹射击，野外实地地形测绘。根据训练计划，定期进行为期一周的野营训练，实施诸兵种实战演习。由于科目多，时间短，教官只好搞填鸭式的灌

输，学生也只能囫圇吞枣。教官经常提示学生，真正的才干，要到部队实践中去磨练。当时政治课很少，每周只有两节课，学的是总理遗教、总裁言行、共产党政策研究。1949年6月份，本科训练将近结束时，我们这期学生千余人，集合到北较场校部大操场，集体举行参加国民党的仪式，由校政治部主任王锡君少将主持。随后，我便转入最后一个阶段的“军官生”训练。

军官生教育

这个阶段的教育，几乎全部是学科，课程有战术学、交通学、筑城学（工程）、通信和兵器学等五大教程。这时，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解放大军南下，所向披靡。蒋介石名义上“引退”，把已成败局的乱摊子交给李宗仁，让他当“替罪羊”。实际上还以党的总裁的身份操纵着国民党军、政大权。1949年7月份，蒋介石来军校，对全校教职员工进行两小时的“精神训话”，主要是鼓舞士气，稳定军心。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蒋介石训话。由于形势紧迫，学校决定要求我们这期学生要在1949年12月末前毕业，训练更加紧张进行。为了培养军官生将来带兵的能力，除了教官们按课程表进行上课外，队里的日常生活、操场活动等等都由学生轮流担任“值星官”，负责组织指挥。学生担任值星官时，身上横挎一条蓝色缎带作为标记。任值星官期间，吃饭也和中队官长共享“军官灶”。1949年11月份，华东地区大部解放，湖南、广东失守，国民党政府从广州迁到重庆。解放军从湖北、宝鸡向四川进发，势如破竹。这时，我们“军官生”阶段的学科也基本完成，毕业前的野外实战军事演习也结束了。学生们用自己积蓄薪饷印制“同学录”和部队练兵用的

“教练手册”已经发到手中，11月末，毕业证书已经发下，等待分配到部队去当官。

1949年11月末，重庆解放了，只差几个小时没有在重庆市白市驿机场当俘虏的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些要员，匆忙来到了成都北较场校部，他召集从西北溃败下来的胡宗南、盛文及四川省的军政首脑商讨对策，计划以现存的几十万军队，凭西南地区的高山峻岭天险，固守西南，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伺机反攻，挽回败局。同时布署军校全体师生立即撤离成都，行军先到云南大理，转道缅甸去台湾。随后，又在北较场对全校师生进行一次训话，大意是“挽救党国命运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些黄埔师生肩上”。训话结束后，他立即乘“美龄”号专机离川飞走，永远离开了大陆。时间是1949年12月5日。

我们从12月初开始紧张的做行军准备，除了武器弹药外，每人带三十斤口粮，背包里只能带被子和军毯，其余东西，全部处理掉。这样行军中，每人背的东西只有六七十斤重，每人还发给银元二十块，做“应变费”。重新组编成行军的战斗序列，二十三期特科总队为前导，我们步兵大队为后卫。12月10日开始，沿川康公路西行，三天后，我们大队到了离川西大邑县不远的安仁镇。这里是全国有名的大地主刘文彩的家乡，当晚部队宿营于刘公馆内。第二天，大邑县城战斗打响，原来军校特科总队两天前已到大邑县城，准备休整两天，待后续部队到达后，按计划继续西行。这时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原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起义，其部队从雅安方向来截击军校师生。解放军入川的先头部队，也从南、北方面包围大邑县城，激战已经一昼夜，守城学生伤亡很大，我们后